

南窗紀談
兩鈔摘腴
困學齋雜錄



南
窗
紀
談

撰人不詳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海類編
知不足齋叢書墨海金壺珠叢
別錄皆收有此書學海本誤以
批注作正文處知不足本已更
正且有校注爲墨海珠叢二本
所無故據以排印

四庫全書提要

南窗紀談一卷

不著撰人名氏。多記北宋時事。淳熙中袁文作鸛鵒閒評已引其書。則作於孝宗以前。而中有夢得問徐惇濟一條。又有近傅崧卿給事餽冰云云。夢得爲紹聖四年進士。高宗時終於知福州。崧卿爲政和五年進士。高宗時終中書舍人給事中。則是書尙在南北宋間也。中載葉景脩述延祐戊午開元宮立虞集碑一條。乃元仁宗五年事。殊不可解。檢核別本。此條獨低二格書之。乃知上一條記蔡寬夫在金陵鑿地丈餘得龜灰及朱漆匕箸事。元人讀是書者。因記王眉叟掘地丈餘得花臺魚池事。批於其旁。故稱與此事相同云云。此事卽指蔡寬夫事也。曹溶所藏之本。內傳寫者不究文義。一概錄作正文。故致是訛異耳。其書凡二十三條。袁文所引衛大夫一條。此本不載。蓋已非完書。然所記多名臣言行及訂正典故。頗足以資攷證。惟袁州女子登仙一條。龐籍見天書一條。頗涉語怪。然籍見天書一事。曲洧舊聞已載之。蓋宋人說部之通例。固無庸深詰者矣。

南窗紀談

宋 無名氏撰

士大夫要不可有所好。一爲所蔽。未有不爲害者。房次律平生自視爲何等人。是豈達君之欲託職役以自售者哉。史稱天寶中。明皇有逸志。數巡幸廣溫泉爲華清宮。環宮所置百司。區畧以瑄資機算。時方爲給事中。詔總經度驪山。疏剔巖藪。爲天子游觀。此等事。在當時韋堅。王珙。楊慎矜之徒。乃當任之。瑄顧安而不爲恥。致其平素。未必不出於本心。殆適中其所好耳。可不慎哉。徽宗朝。有建言請毀艮岳。以其地還民。方議其請。內出圖本。宣示宰執。吳相元中觀至其間。佳處失聲稱善。上顧笑曰。卿亦好此乎。元中一時失言。出於無心。於義固未有所傷。然使在天寶間。不知果能不爲房瑄耶。

蔡寬夫侍郎在金陵。鑿地爲池。既去土。尋丈之下。便得一竈。甚大。相連如設數釜者。竈間有灰。又有朱漆。七箸。其旁皆髹髹。初不甚損。莫測其故也。後見諸郡兵火之後。瓦礫堆積。不能盡去。因葺以爲基址者甚多。金陵蓋故都。自昔兵亂多矣。瓦礫之積。不知幾何。則尋丈之下。安知非昔日平地也。華景修曰。近延祐戊午年。王眉叟漢人於清湖開宮殿前。立虞伯生所撰碑。先用木椿打入地。然後於上立石。及木椿入地丈餘。不復可打。匠人掘示之。下有地面及花臺魚池。則與此事相同也。

歐陽文忠公雖作一二十字小柬。亦必屬囊。其不輕易如此。今集中所見。乃明白平易。若未嘗經意者。而自然爾雅。非常所及。東坡大抵相類。初不過爲文采爾。至黃魯直。始專集取古人才語以敘事。雖造次閒必期於工。遂以名家。士大夫翕然倣之。方古文未行時。雖小柬亦用四六。世傳宋景文公刀筆集。雖平文

亦務奇。至或作三字韻語。近傳崧卿給事以冰餽同舍。其柬辭云。蓬萊道山。羣仙所游。清異人境。不風自涼。火雲騰空。莫之能炎。餉以冰雪。是謂附益。讀者莫解。或曰。此盤棋也。一坐大笑。而不知其淵源亦有自也。

唐以身言書判設科。故士皆習書。有晉宋餘風。今有得唐人遺蹟。雖不知名。亦往往可觀。宋朝此科廢。書遂無用於世。非自好之者不習。故工者亦少。亦勢使之然也。歐陽文集載與石公操推官書。言嘗見其二石刻。書字之怪。識其欲爲異以自高。公操卽守道。今徂徠集中猶見其答書。大略皆譎辭自解。至謂書乃六藝之一。雖善如鍾王虞柳。不過一藝而已。吾之所學。堯舜周孔之道。不必善書也。歐公復之曰。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。其點畫曲直。皆有其說。今以其直者爲斜。方者爲圓。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。此甚不可也。譬如設饌於案。加帽於首。正襟而坐。然後食者。此世人之常爾。若其納足於帽。反衣而衣。坐於案上。以飯實酒。扞而食曰。我行堯舜周孔之道。可乎。不可乎。此言誠中其病。守道字畫。世不復見。既嘗被之金石。必非率爾而爲者。卽答書之辭。觀之。其強項不服下。又設爲高論以文過。拒人之態。猶可想見也。

葉石林問於徐惇濟曰。自坡翁名。思無邪齋。德有隣堂。而世爭以三字名堂宇。公知前此固有是否。答曰。非獅子吼乎。葉公笑曰。是也。蓋吳興城南射村有寺號獅子吼。本錢氏賜名。宋因之。石林公旣爲春秋書。其別有四。解釋音義曰傳。訂證事實曰攷。掇摭三傳曰識。其編排凡例曰例。又問曰。吾之爲此名。前古之所未有也。惇濟曰。已嘗有之。石林曰。何也。曰。吳程秉遠事鄭玄。著書三萬餘言。曰周易摘。尙書駁論。

語。得無近是乎。石林大喜。

韓玉汝丞相喜事口腹。每食必殫極精侈。性嗜鵠。必白者而後食。或以他色給之。輒能辨其非。世以爲異。然此事古人固已有之。晉苻堅從兄子朗。國破歸晉。司馬道子爲設盛饌。梅江左精肴。食訖。問曰。關中之食孰若此。答曰。皆好。惟鹽味小生耳。既問宰夫。皆如其言。或人殺雞以食之。朗曰。此雞栖蒿半露。檢之皆驗。又食鵠肉。知黑白之處。人不信。乃記而試之。無毫釐差。咸以爲知味。與韓相白鵠事同。此非有法可傳。蓋獨得於心。故能默契如此。

丈人本父友之稱。不必婦翁也。漢匈奴傳曰。漢天子。我丈人行也。唐人尤喜稱之。杜甫上韋左丞詩。丈人試靜聽。又有丈人屋上烏。而不聞杜公爲韋之壻也。如此甚多。柳子厚記先友韓退之一也。至與之書。乃稱退之十八丈。父友而字之者。以其齒相近乎。近來不問行輩年齒。泛相稱呼。必曰丈。不知起自何時。至於儕類相狎。則又冠以其名姓。曰某丈某丈。乃反近於輕侮。一本姓上無名字。

爲帥守而踵父祖嘗所居。自昔以爲盛事。李文饒獻替記稱。開成二年。自浙西觀察授淮南節度。本朝二百餘年。未嘗有自潤州遷揚州者。況兩地皆是舊封。倍懷榮感。蓋其父吉甫亦嘗領揚潤故也。本朝如此。比者亦有之。多見於謝上表啓。紹聖中。歐陽叔弼來知蘇州。其父文忠公之舊治也。謝宰執啓云。惟近輔之名邦。實先人之舊治。高城不改。自疑華表之歸。老吏幾稀。尙守朱門之舊。追懷今昔。倍劇悲欣。靖康中。翟公罷自翰苑。出守會稽。其父思之舊治也。謝表云。惟昔先臣。再臨東越。豈其暮齒。乃踵前修。朱邑世祠。

猶有奉嘗之舊。恬侯家法。自憐孝謹之養。敢不慰問耆年。覽觀謠俗。無忘遺愛之厚。永念教忠之餘。皆謂是也。

李文定公以故相守兗州。有贅婦。爲其里人以僞券誣討田產。訴於官。凡十餘年。皆不得直。及文定公未去郡。而傳求龍圖初中甲科。以廷尉評事知仙源縣。初至官。贅婦又訟於縣。求逮所訟與書券者。驗其書蹟不類。因窮治。盡得姦狀。里人既伏辜。而歸其田產與贅婦焉。一郡驚爲神明。李公聞之。嘆曰。吾爲政於此。不能使枉者直。而又罪其贅婦。吾甚愧之。乃以粟帛謝罪於婦。而盛薦傳公於朝。議者謂傳公發擿姦伏。固過人矣。而文定公之不諱其失。不掩人善。尤人之所難也。盛薦一作盛稱。

凡以節度使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。竝謂之使相。唐制皆簽敕。五代以來。不預政事。敕尾存其銜而不僉。但注使字。漢初有假左相。曹參之徒嘗爲之。皆以將軍有功。無以復賞。故假以宰相之名。而不得居其位。是亦唐以來使相之比也。漢高帝延平元年。以鄧騭爲車騎將軍。儀同三司。儀同之名起於此。魏黃權以車騎將軍。開府儀同三司。開府之名起於此。蓋亦姑使其儀秩得視三公而已。是亦假丞相之類。然晉以來。左右光祿大夫開府者爲文官。驍騎車騎將軍與四征四鎮及諸大將軍開府者。皆爲武官。宋齊以後。循之不改。初唐以爲文散階。雖三公三師。亦必冠以此號。李涪著刊誤。常非之。宋因唐。無所革。元豐官制。既罷同平章事。遂以節度使加開府爲使相。正合創名之意。而文臣寄祿官亦存之。然無生爲之者。惟以爲贈官。

特進起於西漢。凡諸侯功優。朝廷敬異。乃賜之位特進。位在三公下。故曰特進。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。置幕府。得舉吏。如將軍。後漢鄧禹列侯就第。特進奉朝請。是特引見之稱。無官秩定禮。魏晉以後皆有之。唐以爲文散階。元豐官制以爲寄祿官。亞開府。

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。夫刑罪所以防姦也。內長文所以見愛也。以百姓之未洽於教化。朕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。祇而不解。其赦天下。內長文之語。了不可解。張晏曰。長文。長文德也。師古曰。詔言有文德者。卽親內而崇長之。所以見仁愛之道。見謂顯示也。顏氏之說。雖比張晏爲詳。然終不能服人意。許少伊右丞言。往年江南舊本。乃以內爲而。文爲赦。而肆赦所以見愛。其於下文尤爲貫穿。但改字太多。不知果有所據否。歐公云。以內爲而。長爲肆。文爲赦。而肆赦所以見愛。其於下文尤爲貫穿。但改字太多。不知果有所據否。歐公云。讀書有不通。因改易本文而傳會之。最爲解經者之蔽。此言蓋譏鄭氏也。近世學者多或不免如此。

呂文穆參政餘慶與其弟正惠丞相皆晉兵部侍郎琦之子也。自五代至宋至道中父子兄弟相繼居顯位。而家無餘財。居無別業。平日俸賜多以賑施中外。隨手而盡故也。家人嘗訴日用乏絕。正惠公曰。過得三日。則更營三日生計。如是足矣。

秦漢以來。方士言神仙。莫不白日上升。後世小說所載。往往而是。然人未嘗有目見之者。難以必其有無。惟韓文公詩敘謝自然事曰。一朝坐空室。雲霧生其閒。如聆笙簫韻。來自冥冥天。白日變幽晦。蕭蕭風景寒。檐楹氣明滅。五色光屬聯。觀者徒傾駭。躑躅詎敢前。須臾自輕舉。飄若風中煙。據此等語。則其自幼學。

仙而致輕舉。衆所共見者。昭然不誣。近吳興陳湯求大夫。提舉江西茶鹽回。言數年前。袁州一村民女子。自幼樂靜默。常獨處一室中。然初無他異。至年十八九。一日其家聞空中笙簫之聲。女子已在室中。闔戶而平。須臾采雲四合。蒼鬱其舍。家人與觀者皆莫敢前。經半日方散。開戶視之。已不見女子。久之猶聞笙簫聲在半空。其事與謝自然相類。

飲茶。或云始於梁天監中。事見洛陽伽藍記。非也。按吳志韋曜傳。孫皓時。每晏饗。無不竟日坐席。無能否。飲酒率以七升爲限。雖不悉入口。皆澆灌取盡。曜所飲不過二升。初見禮異時。或爲裁減。或賜茶。蔣以嘗酒。如此言。則三國時已知飲茶。但未能如後世之盛耳。逮唐中世。權利遂興。茶酒相抗。迄今國計賴此爲多。唐人所飲。不過草茶。但以旗槍爲貴。多取之陽羨。猶未有所謂臘茶者。今建州製造。日新歲異。其品之精絕者。一餅直四十千。蓋一時所尙。故豪貴競市以相夸也。

呂申公爲穎州通判。歐公爲守。素不以文靖爲然。及與其子爲僚。見其學識已改觀矣。時劉原甫、王深甫皆寓居都下。四人日相從講學爲事。情好款密。一日分題賦詩。申公得瘿木壺。其辭曰。天地產衆材。任材謂之智。梁槁。曰。樗枘。小大無有棄。方者以矩度。圓者中規制。嗟爾木之瘿。何異肉有贅。生成擁腫姿。賦象難取類。隱括所不施。鈎繩爲爾廢。大匠睨而往。惻然乃有意。孰非造化功。而終不朽。利器剝剔。虛其中。朱漆爲之僞。輟漿挹酒醴。施用惟其利。穢象非不珍。金鼎豈不貴。幸以左右容。反見謂奇異。人之才與性。未直遠于是。性雖有不善。在教之操礪。才無不可用。在上所錯置。飾陋就其長。皆得爲良士。執一以廢百。衆工

何由備。是惟聖人心。絕通天下志。歐陽稱賞。以爲有宰相器。案宋文鑑。豈不貴下有設之於懷階。十日戶注。此句。

錢唐闕注。字子東。家世以文雅稱。喜爲詩。有唐人之風。嘗賦松聲一篇云。夢破松聲枕上聞。睡魔夜半戰吟魂。初疑秋雨連江岸。乍覺寒潮上海門。招引好風來古寺。追隨月色下前村。晚行欲問聲來處。鬱鬱蒼波漫不分。

王文正公遺事。公幼時見天門開。中有公姓名。弟旭乘閒問之。公曰。要待死後墓志寫上。吾不知。此言雖云拒之。亦可見其實有是事矣。龐莊敏公帥延安日。因冬至奉祠家廟齋居。中夜恍忽間見天象成文。云龐某後十年作相。當以仁佐天下。凡十三字。注視久之方滅。公因作詩記之云。冬至子時陽已生。道隨陽長物將萌。星辰賜告銘心骨。願以寬章輸至平。手械之題曰。齋誠密記。其詩藏其曾孫益孫處。用小粉牋字札極草。按實錄。自慶歷元年初分陝西四路。公與韓忠獻。范文正。王聖源三公俱爲帥。至皇祐三年登庸。適十年。夫天道遠矣。而告人諄諄如此。理固有之。不可盡詰。

彭資器尙書汝陽。熊伯通舍人本。皆鄱陽人。其父竝爲郡吏。兩公少從學。彭公既魁天下。聞報之日。太守卽喻其父使罷役。日以己所乘馬及導從。并命郡吏送還家。鄉閭以爲榮。其徒相與言曰。彭孔目之子既已爲狀元矣。熊孔目之子當如何。次舉伯通亦擢上第。時前守已替去。後守悉用前例。送熊之父還家。自是一郡歆豔。家學益衆。

仁宗朝。京東有劇賊。執濮州通判井澗縱掠。時蔡子正尙爲小官。建言宜如漢高元不以劫質開奸路。急

捕禁之朝廷從其言賊黨遂壞散。自是以才能顯。其後江西、廣東、福建路盜賊稍起。至千百爲羣。公然被鎧甲、擁旗鼓、肆爲剽掠。吏莫能禁。子正復建言。請嚴敕所屬。其除民患。時執政者記其前言。因就付以其事。遂除江西提點刑獄。子正至部。首下令。民有器甲者。與期限。俾首納。原其罪。於是競自歸納。前後得六萬餘。擇其精者。給巡捕吏兵。賊氣已奪。先是羣盜常恃衆持兵仗。以販魚爲名。挾鹽以賣。子正復令販魚者。齎鹽不及二十斤。衆不至五人。不持兵。皆爲良民。吏毋得問。自是人情大安。盜亦消弭。子正迄爲名帥。傅獻簡公事仁英兩朝。居言路。楊前論事。是是非非。正色抗議。未嘗少有苟容姑息之言。退而與人道之。亦未嘗少有驕矜自負之色。及出爲郡。循循然遵奉詔條。惟謹。所親或問之曰。公以直節聞天下。今雖爲郡。謂當時有所縱捨。以自表見。柰何。俛首奉法如此。何以自別於常人乎。公曰。不然。君子素其位而行。言官行言事之職。牧守行守土之任。此古人所以安分而明守也。聞者歎服。

司馬溫公嘗與邵康節論近代人物曰。清直勇三者。人所難能也。吾於欽之畏焉。康節曰。欽之清而不耀。直而不激。勇而不愠。亦爲難矣。世以爲知言。

魏鄭公言。君臣同心。是謂一體。豈有置至公而事形迹。若上下共由茲路。邦之興喪。未可知也。予嘗愛此言。最切於治道。夫事形迹者。本以示公。然攷其實。未有不出於私其身者也。宋盛時。士大夫立朝論事。往往信道任誠。粲然如骨肉之相與。識者以爲美談。予聞故老道一二事。太宗平晉之初。以并州交城縣地勢險阻。可以控扼山外。且有金鐵之饒。建以爲大通監。領交城綿上二邑。大中祥符中。復廢爲縣。呂獻可

嘗宰交城。以爲宜復爲監。卽具利害奏聞。而白請就爲知監。任興復之事。且言。臣於審官院差除。已是合入通判資序。若朝廷允從所請。卽於臣別無僥倖。客至則設茶。欲去則設湯。不知起於何時。然上自官府。下至閭里。莫之或廢。有武臣楊應誠獨曰。客至設湯。是飲人以藥也。非是。故其家每客至。多以蜜漬橙木瓜之類爲湯。飲客。或者效之。予謂不然。蓋客坐旣久。恐其語多傷氣。故其欲去。則飲之以湯。前人之意。必出於此。不足爲嫌也。